



尔滨之旅 一场晶莹剔透的梦



□ 宁方慧

哈尔滨的四季,各有各的美,各有各的梦。无论是冬日的冰雪奇缘,还是春日的万物复苏,夏日的音乐盛宴,秋日的金黄世界,这座城市总能给人以惊喜和感动。晶莹的梦,不仅仅是冰雪的梦幻,更是这座城市四季变换的美丽梦境。

而我,就在这四季的更迭中,继续我的哈尔滨之旅,继续做着属于我的晶莹的梦。每一次的旅行,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,每一次的体验,都是一次生命的升华。哈尔滨,这座北方名城,用它独有的魅力,让我一年四季都沉醉在晶莹剔透的梦中。

3

四月,粉色的桃花、雪白的梨花、李花、杏花、樱花,布满了哈尔滨的角落,一条街一条街地盛开,温暖了整个城市。五月,淡淡的丁香,披着紫色的光晕,绽放在冰城夏都的大街小巷。

轻轻地叩开时间的门楣,在花海的铺排中哈尔滨的夏季到来了。百年的老树盘曲着遒劲的枝丫,油亮的叶子拨动着绿色的波浪,抚摸着光影斑驳的龙脊和它延展出来的百年记忆。一米多长的石条直直地深深扎根进黝黑的土地,打磨成一块块枕式面包石,圆润而细腻的纹理,泛着金褐色的光泽。

哈尔滨是音乐之城,这里是中国接触欧洲古典音乐最早的城市,2010年联合国授予哈尔滨“音乐之城”的称号,哈尔滨也是亚洲唯一获得此称号的城市。

哈尔滨将音乐融入街头巷尾、百姓生活。哈尔滨大剧院,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、群力音乐公园、松花江畔、中央大街的上空流淌着美妙的旋律,哈尔滨处处都有音乐的踪迹。在哈尔滨,你可以看到街头艺人演奏古典音乐,也可以在公园里听到孩子们的合唱,音乐无处不在,它渗透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让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。

在哈尔滨的某个夜晚,我漫步至一处阳台,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。夜色如琉璃般闪烁,交响乐的旋律撩拨着观众的心。夏季的夜晚,漫步在松花江畔,可以听到街头艺人的吉他弹唱,或是古典音乐的现场演奏,悠扬的旋律与江风交织,让人沉醉。哈尔滨音乐节,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音乐爱好者和专业人士,成为这座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4

不疾不徐中,天空打翻了调色盘,五彩斑斓的哈尔滨之秋到来了。整座城市变成了五彩的世界,博物馆、火车站、铁路局区域,大直街西段和学府路区域,秋林、极乐寺、彩虹桥区域,果戈里大街南段区域,中央大街、松花江、索菲亚教堂周边区域,道外区域,松北群力区域等,高低相间组成十几个乐章。老街上的一沙一石,一梁一栋都隐映进色彩斑斓的树木中。

高远的蓝天漂浮着朵朵白云,像棉团,像浮雕,边缘清晰、形态各异,有的还挖了个洞,阳光斜穿宣泄下来,有的镶了金边,熠熠生辉。整个天空是晶莹剔透的,到了夜晚,天空蓝得更加鲜亮通透。

秋天,哈尔滨的色彩变得丰富起来。枫叶如火,丁香叶似金,漫步在中央大街上,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活力。秋高气爽的天气,让这座城市更加迷人。哈尔滨的秋,是收获的季节,是五谷丰登的季节,也是人们心情愉悦的季节。

榆树、糖槭、五角枫、茶条槭、拧筋槭、红叶李、紫叶稠李、金叶榆、金叶复叶槭,一夜秋风,一场秋雨,红的叶子、黄的叶子、紫的叶子、绿的叶子、橙的叶子……形态各异地缤纷起来,做着丰收的梦。

长期服药,再加上营养不良,母亲的脊椎骨一点点弯下来了,腿骨也出现了问题。有时候她自言自语,当年要是不吃那个药就好了。想了很久,她又说,唉,太疼了,不吃啥也干不成啊。对她来说,这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遗憾。我读大学期间,母亲每次生病都不告诉我。有一次假期回来,家里大门紧锁,邻居告诉我母亲住院了,那一刻我突然觉得,个子变小的母亲在我心里仍然是高大的,她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和打扰别人,包括自己的儿女。

今年五月初,母亲突然喘得厉害。我带她去离家100公里以外的市中心医院看病,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及其朋友两个人忙前忙后,母亲和我非常感动。那天中午在一家饺子馆吃饭的间隙,我去停在门口的车上取来自己的两本诗集,赠予同学及其朋友,母亲一直盯着我的书看。那次我真的应该把书拿给母亲看一眼,那上面有我的照片,母亲看见自己儿子出版的书,一定会非常自豪的。其实,母亲那天已经用多吃一点点的行为,表明了她高兴的心情。而没有亲手摸一摸那本书,她肯定觉得很遗憾。联想起她后来说的“我不识字儿”,我觉得她是在为自己不识字而自责,同时她也在怪罪我,为什么当时不把书给她仔细看一眼?这也将是我毕生的遗憾,我的书有许许多多的读者,却缺少了自己的母亲。

2023年6月1日那天,母亲的血压下降很多,我建议给母亲输点血。医生同意了,可是护士无论怎么采不出配型和做其他化验的血了。第二天中午,经医生同意,我冒雨去医院门口的药店买了一瓶人血清蛋白,我想给母亲增加些营养,几天没吃饭,她一定是饿了。显然,已经没有什么药能起到神奇的作用,就在那瓶血清蛋白滴完以后没多久,79岁的母亲呼吸逐渐减弱,眼看着监护器上呼吸的次数从每分钟二十几次到十几次,然后到个位数……

在山脚下,在永翠河边,我的母亲,终于又和父亲相聚了。母亲的遗憾,在她,已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烟消云散;在我,则有一种疼痛,根植在心里,每到夜深人静时,它都会悄悄地长高。

林区人谁不知大名鼎鼎的油锯手啊?早年,截材伐木不都靠他们吗?

在塔南生活的那几年,我家这趟房住着一个叫赵老嘎达的油锯手。每年冬春两季,他都跟施工进山采伐。为了赶生产,就连过年都不回家。都暮春了,赵老嘎达才蓬头垢面背着他那把宝贝油锯回家修整。油锯手属伐木工种,活儿虽苦但待遇却不错,光是一年一发的劳保就令人艳羡。什么大棉袄二棉裤,狗皮帽子大头鞋,军用棉被羊皮褥,都用不完。那顶新款硬塑安全帽是赵老嘎达的最爱,都下山回家了,赵老嘎达还不忘扣在头上满街嘚瑟。问他,他说习惯了。那时,父亲常领我们从山上拉回一车车烧柴。这些烧柴不是枯树就是倒木,手工截费时费力,几天也不出活儿。好在有赵老嘎达和他的油锯,于是,父亲就请他帮忙。赵老嘎达很爽快,他那把油锯也带劲儿,一启动就威风抖擞,上切下割自如翻腾。油锯在赵老嘎达手中锃光瓦亮地响了不到半天工夫,家门口那大堆长木就弄成了短小的木样子。

技校毕业,我被分到林场学校当教师。巧了,文科组冯老师的丈夫老张也是油锯手。那次,老张被林业局总工会表彰,顺便回家修整,冯老师就请我们几个男教师到她家喝酒。老张干油锯手差不多10年了。他身材魁梧,手臂粗壮,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和专注。老张说,别看当了劳模,可心里并不舒坦。油锯手的乐园是大森林,没树可伐,我们最悲哀。冯老师说老张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油锯手,是一时一刻离不开采伐作业的油锯手。从去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5月,是林业采伐的黄金期。这段时间,老张和他的工友们吃住住在山上,甚至春节都不回家。一顿饺子下锅后,老张们浑身又充满了迎风斗雪干劲。阳光下,他们像大兴安岭上层层叠叠的山坚固而有力量,那把把动力十足的油锯在他们手中欢快地轰鸣着。这轰鸣响彻山林,震撼群岭,而余音则像营地里冒出的炊烟,到了黄昏久久不散。老张除了当油锯手,还兼着生产安全员。老张的这个安全员可不一般,负责的劲头可真足。作业时,他总不时地叮嘱着工友们注意安全,还不忘提醒大树倒时尽量避开幼树。

老张好为人师,连队里的油锯手们都跟他学油锯安全操作技巧,从未出现过事故。老张说,油锯笨重,端握

油锯手

□ 朱明东

非虚构
龙江故事

最有讲究。要是马马虎虎手忙脚乱的,就易出事故:轻者锯链锯断,重者造成人员伤亡。所以呀,干这活儿脑子得使好,光低头傻干,一句“顺山倒喽——”喊半天了,你还拖着油锯杵在原地不动咋行?可光脑子好使,不知爱惜和保养油锯也不成。都保养啥?嘿嘿,那可就多了。像什么锯链、导板啦,还有什么离合器、过滤器等等,不定时检修你试试?

油锯手顶呱呱,油锯也呱呱叫。2008年,大兴安岭呼中区发生森林大火。火势汹汹,连破两道防线后,张牙舞爪向呼中扑来。小镇之外,荒草瞬间便可被点燃,可那些灌木又怎能须臾燃尽?倘若火势得不到控制,小镇必遭凶险。危急时刻,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森林防火指挥部紧急调来数十名油锯手。他们手提油锯,与森警部队齐心协力,在小镇的外围迅速开辟出一条长达2000米、宽100米的防火隔离带。最终,小镇成功躲过一劫。油锯威力不减当年,而这数十名油锯手终成大森林里的骄傲传奇。

漫步林野,我仿佛又听到了那此起彼伏的油锯声。不一会儿,油锯声成了最美妙的天籁。它穿林越山,在蓝天碧岭间流转回环,豪迈悠扬。音韵中,赵老嘎达,老张……一个个身影越发鲜活。而他们的子孙,正接续父辈懿范,奋楫笃行,在浩瀚林海中涂绘新的图腾。



《收锯挂斧》油画 郭景华

白豆花儿与红豆腐

□ 宋扬

人间至味是清欢,白豆花儿和红豆腐就是我们那些年的美食清欢。

做豆花儿时,父亲减去了灶膛里多余的柴火,让豆浆不再翻滚。母亲开始往大铁锅中均匀地洒石膏水。不一会儿,那一汪原本黄白的豆浆慢慢变得淡绿清澈了,松松散散的豆花也魔术般沉淀析出。母亲轻轻舀出一小盆白玉般的豆花儿。此时,柔弱的浆水,已经站立成挺拔的姿态。这座白玉一样的小山,就是我们的午饭。母亲双手捧起一个笊篱,在锅中反反复复不轻不重地按压,压实了,抄起刀横平竖直直走几刀,那些豆花儿又蜕变成一方豆腐。父亲早已准备好一块新抹布,摊在大笊篱中。母亲捞出豆腐块儿,把它们逐一平铺在抹布上,那一方“白玉”似乎瞬间明亮了四壁黢黑的厨房。

豆花儿只是“一顿鲜”,豆腐才是老家餐桌上经久不衰的事儿。豆腐切片,菜籽油烧烫,煎成“两面黄”,能放十天半月不坏,做蒜苗回锅肉时放上几片,若绿锦上添花。豆腐不煎,哪怕只是与白菜一道做成素汤,也清爽爽。

豆腐舍不得全吃完,父亲还要留一些做红豆腐。把大块的豆腐改刀,铺在洗净晒干的稻草上,再盖上一床厚棉絮,不出几天,毛茸茸的白絮便爬满了整个豆腐。父亲用筷子小心夹起霉豆腐,先过白酒,然后放进调好了盐巴、花椒面、辣椒粉的盆里轻轻滚几圈,一块乳白的霉豆腐就成了红豆腐。装坛,掺入熟菜籽油,密封好,等过年的腊肉吃尽,蔬菜也

青黄不接时才取出一两块,闻着臭臭的,一筷头进嘴,却奇香无比。如果保存得当,一坛红豆腐能紧紧巴巴地付大半年,它为我大半辈子寂寥而寡淡的白饭着色,让生活多出聊胜于无的微弱色彩——父亲最是懂得普通人家过日子需细水长流的生活秘籍。

偶尔,也有敞开肚皮吃豆花儿的时候。外婆家在我们家坝上头的泡桐崖,不远,但那里地势高,渠水难上去。外婆家与我家恰恰相反——她家田少地多。地多,点的豆子就多。记忆中,每年冬天,外婆总要喊我们去她家磨两次豆子,不做豆腐,只为饱饱地吃两顿嫩豆花。父亲和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,夜幕降临了,才背着新碾的米匆匆赶去。父亲知道外婆家田少地多,每一次,不用母亲提,父亲总把米背篓装得满满的。昏黄的油灯下,外婆、舅妈、母亲有一搭没一搭拉着家常,父亲和舅舅慢悠悠喝着土酒。老八仙桌上,滚烫的豆花冒着白气,凉了,递进厨房烧滚了再端出,接着吃……烟火气,豆花暖心,浑然不觉间,屋外已是白霜满天。

离合悲欢人间事,如今外婆早已辞了人世,舅舅因车祸离开了我们,我与表弟也都离开了故乡。关于白豆花儿的往事就像一部蒙尘多年破损不堪的电影胶片,我无数次努力试图修复出儿时清晰的影像,到头来却发现都是徒然。

人间至味是清欢,到白豆花儿,那能把一碗寡淡的白饭点缀成似锦繁花的红豆腐,真的无以取代啊。

母亲的遗憾

□ 一歌

母亲从来没有说过“遗憾”这个词,但我知道,她的一生是有许多遗憾的。

在走之前那几天,她时常处于半昏迷状态。有时她会喊“儿啊——”,我立即靠近并告诉她我们在呢。接着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妈不识字儿,长得又丑。”

母亲没上过学。姥姥姥爷过世早,她在自己还是个孩子时,就得照看比她小的我舅和我姨,还得侍弄田地,所以从未上过学。母亲很聪明,记忆力也好,近些年,她已经认识了一些字。有时候打电话,说起她的高血压和胃病,我再三说,你吃药的时候,给药盒做个记号,别弄错了。她说:“放心吧,药盒上那几个字,我差不多都认识了。”

自从读大学离开家乡以后,我每年回家的次数都很少。几十年来,每次回家都匆匆忙忙的,很少与母亲坐下来聊聊天。父亲2018年去世以后,母亲来大庆生活了一段时间。那时我卖了旧房子,新房子正在装修,就找了一个临时的住所,在一个老旧的楼区,五层,没有电梯。那时候母亲上下楼还没有问题。楼区里住的人不多,仅有的几个老年人她都认识了,可以说说话,她还挺高兴的。但是那几个老年人隔三差五就去别的孩子家,或者外出旅游了,她说邻居有的老人用的是能视频的手机,我说给你也买一个吧。她说,别买了,认识的字太少,买了也不会用。言辞之间,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。

母亲经常说自己长得丑,我知道她在说自己腰弯背驼的事。其实母亲年轻时身高也有一米六五左右,她三十多岁时不幸得了类风湿,时常躺在炕上疼痛难忍,只好服用一种激素类的药,吃完就可以坚持继续下地干活了。由于